

粵雅堂叢書

粵雅堂叢書

燕樂攷原

燕樂考原序

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又曰聲成文謂之音古之所謂聲者卽燕樂之十五字譜也古之所謂音者卽燕樂之二十八調也故知聲而不知音昔人所譏焉樂以調爲主而調中所用之高下十五字次之故唐宋人燕樂及所填詞金元人曲子皆注明各調名今之因其名而求其實者誰乎自鄭譯演蘇祇婆琵琶爲八十四調而附會於五聲二變十二律爲此欺人之學其實繁複而不可用若蔡季通去二變而爲六十調殆

又爲鄭譯所愚焉後之學者奉爲鴻寶沿及近世遂置
燕樂二十八調於不問陋者又或依蔡氏於起調畢曲
辨之而於今之七調反以爲歌師末技皆可哂之甚者
於是流俗著書徒沾沾於字譜高下誤謂七調可以互
用不必措意甚至全以正宮調譜之自詡知音耳食者
亦羣相附和語以燕樂宮調貿焉不知爲何物遂疑爲
失傳嗚呼豈唐宋人所習者亦神奇不可測之事邪不
知燕樂不用黍律以琵琶弭叶之琵琶四弭故燕樂四
均一均七調故二十八調今笛與三弭相應蓋以琵琶

之第二弭爲黃鐘然則今琵琶之七調卽燕樂之七宮也三弭之七調卽燕樂之七商也其殺聲用某字卽今之某字調也至於七角宋人已不用七羽元人已不用蓋此二均必轉弭移柱乃得之不適於用故也竊謂世儒有志古樂不能以燕樂考之往往累黍截竹自矜籌策雖言之成理及施諸用幾如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卽不然則以今笛參差其孔上尋律呂夫今笛尙不能應燕樂之七宮况雅樂乎是皆扣槃捫籥之爲學者將何所取徑焉廷堪於斯事初亦未解若涉大水者有

年然後稽之於典籍證之以器數一旦始有所悟入乃以鄙見著爲燕樂考原六卷於古樂不敢妄議獨取燕樂二十八調詳繹而細論之庶幾儒者實事求是之義顓愚之識不自意及此或者鬼神牖其衷乎此本孤學無師無友皆由積思而得不似天文算術有西人先導也同志者希書成未敢示人謹藏篋衍俟好學深思者質之倘是非不謬於古人其於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之故不無葑菲之采云爾

嘉慶九年歲在甲子七月之望歙凌廷堪次仲序

燕樂考原目錄

卷一

總論

卷二

宮聲七調

卷三

商聲七調

卷四

角聲七調

卷五

羽聲七調

卷六

後論

表

附與阮伯元侍郎書一篇

燕樂考原卷一

欽凌廷堪次仲著

總論

隋書音樂志沛公鄭譯云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閒有七聲因而問之

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

此即今日樂器

相傳之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

言平聲即宮聲也

遼史樂志一曰娑陁力平聲又宮聲七調屬娑陁力旦

二曰雞

識

宋史律志引樂髓新經作稽識

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

遼志二曰雞識長聲又商

聲七調屬雞識旦則南
呂聲當為商聲之誤
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

也
遼志三曰沙識質直聲
又角聲七調屬沙識旦
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

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
遼志四曰

五曰沙臘皆應聲又羽聲七調屬沙侯加濫
以沙侯加濫為變徵聲者以七聲之次序言遼志以七

羽屬之者以琵琶四弦之大
小言也皆以意分配而已
六曰般瞻華言五聲即羽

聲也
遼志六曰般瞻五聲案宋史樂志七羽之首曰般
涉調瞻涉聲相近般涉即般瞻之轉蓋七羽之有

般涉高般涉猶七宮
之有正宮高宮也
七曰俟利筵華言斛牛聲即變宮

聲也
遼志七曰俟利筵斛先聲案筵隋志作筵先
隋志作牛宋志又作律無義可尋未知孰是
譯因

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而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

名旦作七調

遼志作四旦二十八調

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

其聲亦應黃鐘太簇林鐘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

無調聲

案自此以上乃蘇祇婆琵琶本法其外則皆鄭譯之所附會也

譯遂因其所捻

琵琶弦柱相引為均推演其聲

案段安節琵琶錄臨時移柱乃應二十八調遼

史樂志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與此合

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

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

案杜氏通典一弦琴十有二柱柱如琵琶

方中履古今釋疑絲音則一弦亦具七調以隋志考之則琵琶一弦具七調四弦故二十八調也

十二

律合二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

案此所云八十四調及遼志四十九

調皆以琵琶轉弦移柱取之繁複本不可施用故後世不傳也蔡元定去二變為六十調則又為鄭譯所愚矣

新唐書禮樂志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

始分雅俗二部

雅部乃鄭譯所附會者俗部卽蘇祇婆琵琶也

至唐更曰部當

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

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絲有琵琶五弦

案志又云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

箜篌箏竹有箝

策簫笛匏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

則附革而爲鞀木有拍板方響

案方響卽今雲鑼

以體金應石

而備八音

此言燕樂之器亦以琵琶爲首

唐段安節琵琶錄

又名樂府雜錄

太宗朝挑絲竹爲胡部用宮

商角羽

案此亦以弢之大小爲次

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

聲無其調

案琵琶錄以平聲爲羽上聲爲角去聲爲宮入聲爲商上平聲爲徵徐景安樂書又以上

平聲爲宮下平聲爲商上聲爲羽去聲爲角入聲爲商與此不同皆任意分配不可爲典要學者若於此求之

則失之

遠矣

又云只有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案以隋志

及通典考之則臨時移柱應指琵琶而言

唐虞世南琵琶賦聲備商角韻包宮羽

亦無徵聲與琵琶錄同

遼史樂志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弢叶之

此燕

樂之關鍵

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益濁上益清蓋出九部

樂之龜茲部云

案蘇祇婆龜茲人沈括夢溪筆談云契丹樂聲比教坊下二均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據此則唐之遺聲卽龜茲琵琶

又云隋高祖詔求知音者鄭譯得西域蘇祇婆七旦之

聲

四旦加徵聲及二變故爲七旦

求合七音八十四調之說由是雅俗

之樂皆此聲矣

馬令南唐書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工琵琶故唐盛時霓

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

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

據此則霓裳羽衣亦以琵琶爲主故白樂天琵琶行云初爲霓裳後六么

行云初爲霓裳後六么

宋史樂志唐貞觀增隋九部爲十部

案通典燕樂清樂西涼天竺高麗龜

茲安國疏勒高昌康國爲十部

以張文收所製歌名燕樂而被之管弦

厥後至坐部伎琵琶曲盛流于時

案通典坐部伎卽燕樂以琵琶爲主故謂

之琵琶曲唐人極重之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見香山詩自注

案隋書音樂志明云鄭譯用蘇祇婆琵琶弦柱

相引爲均遼史樂志又云二十八調不用黍律

以琵琶弦叶之則燕樂之原出於琵琶可知以

遼志校勘隋志多互相發明但隋志猶以五聲

二變十二管附會之而遼志直云不用黍律更

爲簡捷明顯無疑義矣故唐志燕樂之器以琵琶爲首宋志亦云坐部伎琵琶曲盛流於時皆其證也蓋琵琶四弦故燕樂但有宮商角羽四均卽四旦無徵聲一均也第一弦最大其聲最濁故以爲宮聲之均所謂大不逾宮也第四弦最細其聲最清故以爲羽聲之均所謂細不過羽也第二弦少細其聲亦少清故以爲商聲之均第三弦又細其聲又清故以爲角聲之均一均分爲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也其實不特無徵